

巴·布林贝赫蒙古史诗诗学的宇宙模式论

阿拉德尔吐(蒙古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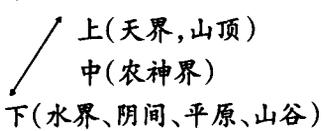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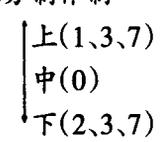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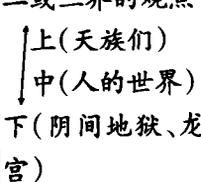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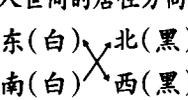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的第二章为中心,对巴·布林贝赫所提出的以宇宙模式论为主线的诗学问题作了学术史梳理和理论分析。即从核心问题和观念史的联结点出发,把《史诗诗学》的宇宙模式论置于蒙古史诗学的学术史语境,通过具体的诗学考察和理论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西方哲学的宇宙体系论和本土文化的知识体系的结合视角不仅是《史诗诗学》的宇宙模式论的观念基石,而且也是它的本土化诗论的主要突破口。《史诗诗学》的宇宙模式论、诗性地理学和方位问题研究,作为当今蒙古史诗学相关核心课题之鲜明对照,它主要从艺术哲学和本体诗学的结合视角开辟了《史诗诗学》所自有的宇宙或生命诗学的理论领地和方法论通道。时间、空间和数是宇宙模式的三大概念基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奠定了宇宙诗学的基本框架。

关键词:蒙古史诗 观念史 本土化 模式论

巴·布林贝赫关于宇宙结构的相关论述,始现于1996年发表的《蒙古英雄史诗的宇宙模式》^①一文中,它仅早于《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以下简称为《史诗诗学》)一年。《史诗诗学》宇宙模式论的观念基础主要来自于西方哲学的宇宙体系论和本土文化的知识体系,是两大传统的有机结合,尤其与卡西尔的神话—宇宙论和维柯关于诗性“地理”的艺术哲学观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在本土化诗学的理论构建中得到了最佳统一和定位。即,卡西尔的神话—宇宙论和维柯关于诗性“地理”的艺术哲学观为《史诗诗学》的宇宙模式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本土化的诗学视角则为其供给了方法论的本体维度。卡西尔认为,神话作为最原初的思维形式,它既是直觉的形式,又是生命的形式。时间、空间和数三个概念不仅是神话思维形式的基石,最终还将成为情感因素和生命形式的最主要内容。这与《史诗诗学》一直以来把神话看作史诗的源头的观点有着内在联系。如下为维柯、卡西尔、梅列金斯基和巴·布林贝赫四位学者对神话—宗教宇宙体系所持观点及关于它的比较图示(见下页)。

从以上的图示比较看,维柯所谓的最初宇宙就是诸神所身处的生存空间,它主要由上、中、下三个王国或区域组成:天上约夫的王国、地上农神的王国和阴间的阎王国;其依据是神学诗人的宇宙观念。因此,垂直向的空间模式作为诗性宇宙的重大发现,是与维柯的宇宙哲学研究分不开的。卡西尔的宇宙体系论基于以西方为中心的观念模式,注重考察了单一化层面的宇宙结构及它的构成特征。即把神话或文化看作是“对生命的充实或生命

^① 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的宇宙模式》,《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6年6期。

坐标和量化分类 学者名称	坐标分类	量化分类		
维柯	垂直向的宇宙模式	大宇宙的世界(神的宇宙)		
	诗性宇宙的三界观念 	天上约夫的王国 地上农神的王国 阴间的阎王国		
卡西尔	水平向的两种模式		宏观的模式	微观的模式
	三对立一个中心 世界中心 	东与南、西、北 	微观(人体)与宏观(宇宙)的统一 肚脐、头、脚、耳朵、月、日、风 人类群体、路臂、膝盖 精灵、眼睛、呼吸、天、地、四方	
梅列金斯基	垂直向的模式	水平向的模式	宏观的模式	微观的模式
	三分制体制 	四或八方、一巨柱 神树或柱 	基本沿用了卡西尔的观点: 1、人体结构与宇宙结构的对应 2、微观宇宙与宏观宇宙的统一	
巴·布林贝赫	垂直向的模式	水平向的模式	宏观的模式	微观的模式
	二或三界的观点 	人世间的居住方向 	二或三界具有 宏观结构的特 征	人界具有微观结 构的特征

的具体性的展开”^①,提出了宇宙结构在生命形式中的三种情感基础:空间直观、时间直观和数直观。空间直观是神话思维—宇宙形式的一个基本要素,因此,神话思维的宇宙空间极具结构性,其全部关系基础是原初的同一性^②。这与情感的统一性、生活的普遍性和根本性的同一性^③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结。统一性和同一性是以对立的特性为前提或结果的,即所有空间感的发展均发端于日与夜、光明与黑暗的对立。时间直观是神话思维—宇宙形式

① 恩斯特·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第2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②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等译,第100-1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 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等译,第45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的根本性因素,是最古老的形式。即,空间形式只作为形象化的外在特征之补充,而不是神话形式的决定性因素。时间形式具备形成、发展的过程意义,使其形象的生命在时间中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直观是神话思维—宇宙形式的决定性要素。换言之,时间源于秩序的观念,当它具有命运秩序之意义时,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宇宙力量。数是决定神话世界结构的第三大形式主题。数量关系的表征和标志主要来源于具体直观的情感基础:空间直观、时间直观和“人身”直观。数作为精神或意识结构的本质力量,通过感觉、直觉和情感统一体的内在协助,为宇宙模式提供了量化的或神圣化的概念基础。^①梅列金斯基立足于结合东西方模式的宇宙体系论,发展了卡西尔的神话宇宙模式论,同时又提出了垂直向和水平向两种宇宙模式的观念存在。从人本主义的本体论意义上讲,空间的关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有关本体的人之直觉,时间间隙的直觉则源于诸如此类生命过程意义的相互交叉线。因此,宇宙时间萌生伊始,就与生命过程连在一起,给宇宙形式赋予了结构化的本质力量。即,对梅氏而言,语义对立的形态关系是神话象征分类的原初“部件”,而不是卡西尔所谓的空间感觉的情感基础。这与斯特劳斯所谓的二元对立的逻辑基础和认知模式的说法颇为相似。简言之,宇宙模式是神话世界的核心,它在空间、时间与数三重化系统中构成为结构化的力量,铸就了整体观念的根本基础。^②

《史诗诗学》主要从蒙古族本土文化的宇宙体系论的观点出发,指出了史诗文类所体现的宇宙论模式,并突出强调了它的神话—宗教观念基础和演化特征。即,蒙古英雄史诗不乏其关于时、空、数的描述,它的宇宙体系也有其自身的艺术想象、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之特征。史诗世界所体现的宇宙模式以二界或三界的宇宙结构的层叠模型为观念基石,并从中折射出了蒙古文化思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子:从萨满文化到佛教文化的演化特征及历史过程。《史诗诗学》又指出,最初史诗世界中的天界主要还是按照萨满教观念塑造出来的天族们的生存空间,而作为史诗世界之主人公的勇士们虽然不是天界的神仙,但必有天界血统或天族身份。因而,通行三界的史诗勇士们,时空的意识极其宽泛:一望无际的田野、无边无垠的森林、长年累月的远征、适逢佳节的打猎、漂泊不定的游牧、烽火连年的战争,等等。这些都可谓是将时(间)、空(间)、数(量)三个系统融为一体的诗性化场景,它们同时又构成了一种四维(空间的三维和时间的一维)的时空观念。介于上和下的中界,是人的世界——红尘世界,乃是史诗黑白方勇士们的人生业绩、言行举止、天生命运得以角色化呈现的主要舞台。与上界对应,下界主要有阴间、地狱和龙宫三个领域。一般而言,上界是明亮宽敞、纯洁清幽、幸福安详的象征化区域,而下界则是黑暗模糊、肮脏丑恶、穷凶极恶的象征死亡的低级世界。即,史诗的时空观念有三个主要特征:时空维度的复合性、形象性和模糊性。史诗的数量可谓是感知的数量,直觉的度量。它的产生与对时空的形象化和宏观把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宇宙树”、“生命树”或“神圣树”与“空间界线”之间的关系问题。《史诗诗学》指出,对于蒙古史诗的文化特征而言,天界和地(人)界或下界

①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第108-169页。

② [俄]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诗学》,魏庆征译,第50-259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的关系较为具体,这一具体化了的关系是以神话—宗教化的观念模式为基础的:即卡西尔的“宇宙—空间界线”和梅列金斯基的“神圣树”也都包含有过渡仪式的“阈限”意义。换言之,神圣树作为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手段或通道之象征,它具有仪式意义的阈限功能,其蕴含的是史诗的神话—宗教之观念前提。比如,史诗勇士们,踏檀香树而爬上天界;格斯尔用梯子爬上天界;扎萨·西格尔用铁梯子降临下界;阿拜·格斯尔用金银圈爬上天,等等。以上例子都反映了这一观念的古老基础。在史诗里,三个世界的交界处分别形成三种过渡地带:天界的白色土丘、人界的黄色土丘、魔界(蟒古斯)的黑色土丘,它们都具有从一个状态转入另一个状态的阈限涵义。^①在这一点上,梅列金斯基完全接受了托波罗夫的观点:宇宙树是运动过程与恒定性结构的范型,垂直向与水平向的统一或界线。^②米季罗夫也曾研究过这一特殊的情形:比如,卡尔梅克《江格尔》中的“生命树”具有连通三界畛域的神奇功能,还有江格尔的神矛变成为马棒、弹毛棒、宝塔、山峰等,其作用类似于神圣的生命树;这些都是同一类世界树的多重化表现及象征手法而已。^③简言之,《史诗诗学》关于宇宙诗学的洞见,虽然来源于卡西尔艺术哲学的宇宙体系论之理式启发,但其资料学的基础还是来源于本土文化观念的诗学经验。因而,它主要立足于本土传统的二界或三界的宇宙论模型,开辟了蒙古史诗诗学宇宙模式论的新的领地。

诗性“地理”的研究始于维柯的发现,而以空间、时间和数为概念基础的生命本体论的系统研究是由卡西尔来完成的。维柯把诗性地理看作一种艺术哲学原则,目的在于揭开它的诗性历史的神秘面纱。因为这一原则的经验前提主要来源于对熟悉的或近在手边的事物的“类比直觉”。^④卡西尔从人本发展的情感问题出发,对宇宙形式的三大要素或主题—空间、时间和数概念赋予了以生命本体论为联结准线的艺术哲学意义。这与伯格森、尼采的生命哲学一脉相承,经过卡西尔的再度升华,延伸到了克罗齐、科林伍德和苏珊·朗格等人的艺术问题研究。关于生命问题的关注,除了哲学传统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范例是,基于人类学、民俗学和文学视角的仪式—叙事序列研究,这也对诗性地理的宇宙(生命)诗学分析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简言之,《史诗诗学》的宇宙论诗学分析不仅与卡西尔的宇宙哲学论和维柯的诗性“地理”概念有着内在的观念联结,而且还与瓦·弗拉基米尔佐夫等俄苏学者的史诗地理称谓研究有着一定的学理关联。

《史诗诗学》指出,“诗性地理”或“史诗地理”是与史诗空间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主要是指与人类的原始思维息息相关的“直觉的、想象的艺术创作”。所谓的原始思维就是艺术的思维,作为语言艺术的史诗文类也无不遵循了这一思维模式的艺术创作规则。即“大地的结构也按照直觉来被描述或被规定”,一切思想、一切感性直观以及知觉都存在于一种“原始的情感基础”。^⑤因此,蒙古英雄史诗中的地理,一方面有可能是具体地理的诗性表

① 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蒙文版),第47~56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诗学》,第240页。

③ 涅克留多夫:《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徐昌汉等译,第104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④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第417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⑤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第104~108页。

达,另一方面或许就是艺术想象的诗性地理;它们包括具体地名、艺术创编的或情感的地名、集体记忆的通用地名(一望无际的田野、乌勒·沙漠山、冰河、蓝色的杭盖)、以“神话—宗教”观念为根基的地理名称(阿纳巴德海—欢乐海、须弥尔山、乳海、恒河、宝木巴故乡、相约的宝日土丘),等等。其中,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相约的宝日土丘”所作的全面而深入的诗学分析,不仅是整个宇宙诗学的重要突破口,而且它以其诗性般的本土化表述充分论证了《史诗诗学》所特有的独到见解和诗学洞见。比如,“相约的宝日土丘”作为诗性地理的特殊例子,其蕴含的信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它指的是:1、交战的“场合”;2、传达信息的驿“站”;3、遥望远处,观察地势的“站岗处”;4、传达信息,鼓舞军民的“讲演台”;5、“休息的地方”;6、赶马或套马的地方;7、为迎接勇士的“战胜的门槛”;8、征战双方的地域界线或自然屏障;9、跪拜上天和膜拜神仙的“朝拜的敖包”。简言之,这些地理名称与蒙古英雄史诗的经典形态和“历史虚构”紧密相连,主要突出了诗性地理的艺术化想象。^①此外,史诗地理问题,有时作为蒙古史诗的起源研究和历史化研究的重要依据,它常常也是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和爱好的重要范畴。

史诗的方位问题,实际上是史诗宇宙论的一部分,它与史诗地理和空间观念有着更为直接的内在关联。《史诗诗学》指出,对于蒙古英雄史诗里的白方勇士们而言,他们自己的故乡就是世界的中心(轴心),这里是一切事情发生的起点,也是确定其方向的基盘。比如,从卫拉特史诗的特征看,正面的方位、吉利的方位、伙伴和未婚妻所在的方位是与上方、升太阳、出太阳的方向形成正比,反面的方位、非吉利的方位、敌方和黑方野兽及地狱界所在的方位是与下方、夕阳、落日方向形成正比;两者之间则形成了鲜明的反比关系。^②即,光明和东方连在一起,是生命的源泉,而位于日落处的地方都充满了“死亡的恐惧”。^③这不仅构成了史诗方位问题的分类学基础,同时又反映了史诗植根于二元对立结构的思维模式和观念前提。即把所有的美好、正义、明亮、吉祥的事项同上界、太阳升出方、阳光明媚的方位连在一起,将所有的丑陋、邪恶、黑暗、邈远的事项和下界、夕阳方、深夜联系起来;^④在正反比的对立统一中构成了史诗世界的结构轮廓,确立了诗性宇宙的对立原则。因此,这些方位描述,一方面指的是现实的方向,另一方面指的是象征的方向。正如卡西尔所说的那样,神话空间的每一个位置和方向,实际上都“被赋予某种特征——而这种特征总是可以回溯到基本的神话特征,即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分野”。^⑤此外,从一种时空转换的视角看,史诗勇士们作为通行三界的主要角色,他们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空间、时间和数的物理学界线。即对卡西尔来说,转换的观念是神话思维的重要特征,是一种不断出现的相似转换,即“从感觉到的质向空间形象和空间直观的转换”。^⑥简言之,从哲学的角度看,与天

① 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蒙文版),第61-71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同上,第71-73页。

③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第111页。

④ 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蒙文版),第73-74页。

⑤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第96页。

⑥ 同上,第97页。

堂接壤的山顶、与大地中心连接的水源,它们本身就是超越界限的或永恒的象征,是关于宇宙或生命的诗学。除了《史诗诗学》的方位研究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国学者罗布桑巴拉登的关于史诗方位问题的前瞻性研究。这些研究,共同说明了蒙古史诗研究的宇宙论方面的最基本问题。

史诗的数量问题常常与史诗的象征研究发生联系,从而奠定了史诗宇宙诗学的概念基础和常识范畴。《史诗诗学》指出,作为基本知识和生计方式的数字,是蒙古英雄史诗的宇宙论模式的主要构成部分,它主要反映了海莫斯所说的“神圣数目”的原始涵义。即史诗中的数字,并非是实际意义上的数。在多种情况下,是与蒙古民众的审美趣味、宗教信仰、习俗道德息息相关的“神秘数字”或“超数字”。^①正如卡西尔指出的那样,神话形式的全部财富和活力“来自表达在神性概念中存在物的显著发展,来自逐渐扩展到意识的新的领域和内容”。^②即,这些数字首先折射出了与人类的原始思维和神话观念相关联的原初含义,其遵循的是“正反面相对立的二元结构模式”。因而,黑白天界、黑白方神灵、黑白方人(格斯尔的三位圣者姐姐所说的话)、正反面的形象体系不仅体现出了两者的兼具性(复合性),而且还暗示了两者的以好与坏、美与丑的二元分化为前提的内在分裂。众所周知,关于数字“三”、“七”、“十二”、“十三”方面的研究较多;比如,蒙古史诗中的数字“三”是常常维系于礼仪、事务、品行、习俗等事项的数量范畴,多被运用于生活习俗、巫术言行、宗教信仰和吉祥意味性的地方。此时,数字“二”显得略少,数字“四”显得略多。因此,在蒙古史诗中,数字“三”和“七”的原本含义基本相似,它们既是吉祥的数字,又是“完满的神圣数”。《史诗诗学》还指出,史诗中的数字,后来受到印度的古代文化和神话的影响,明显加重了它的佛教化色彩。与神话思维、习惯风俗、吉祥象征有关的这些数字,在那些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不仅作为符号形式,同时又被人们广为欣赏,念念不忘。此外,数字作为艺术夸张手法的例子也较多。^③再有,我们还应该关注的是梅列金斯基和萨嘉斯特的数字象征问题的相关研究。

《史诗诗学》把时间和空间视作为一种连续整体,重点指出了史诗宇宙世界所特有的三种特征:即时空维度的复合性、形象性和模糊性。这就是史诗的四维时空观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史诗诗学》的宇宙诗学分析的重要突破口。基于这样的思考,《史诗诗学》认为,蒙古英雄史诗的艺术世界是一种极具模式化特性的宇宙世界。因此,对于这一诗性世界而言,结尾就是开端,开端就是结尾,从而构成了以欢乐为开端、以享乐为结尾的循环模式和叙事结构。^④这就是所谓的“从中间开始的艺术”,与普罗普把事件的中间或结尾部分视作故事开端的观点颇为相似。但对于普罗普而言,时间、空间和数三个概念,有机地维系于叙事的整体结构,它们有另一套体系的观念基础,而不完全属于绝对概念的一套体系。^⑤按照

① 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蒙文版),第74页。

②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第90页。

③ 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蒙文版),第74-78页。

④ 同上,第56-61页。

⑤ 普洛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第192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卡西尔的看法,整体的结构法则,即宇宙形式以直觉的清晰性和具体性呈现出来。整体的直觉图式—空间、时间的基本形式,最终是数的基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浮现出时空因素的暂时分离,“共存”和“延续”的因素互相渗透。简言之,时间的所有个别的具体规定,都被归于纯数的概念,时间最终似乎要完全化解为数概念。^①

总之,《史诗诗学》的宇宙模式论、诗性地理学和方位问题研究,作为当今蒙古史诗学的相关核心课题之鲜明对照,主要从艺术哲学和本体诗学的结合角度开辟了《史诗诗学》所自有的宇宙诗学模式论的诗性领地和方法论通道。因而,“心灵”、“直觉”、“情感”、“精神”、“世界”、“实在”、“感性”、“统一”等一系列概念不仅是从维柯到黑格尔、卡西尔的艺术哲学的观念基石,它们同时也是开启《史诗诗学》所特有的宇宙或生命诗学的重要工具,其问题的核心则来源于同一命题的观念基础:生命情感的原动力就是“纯直觉”。^②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概念术语背后的哲理化的潜在意蕴,那么我们就无法进入它们的被哲学化的艺术殿堂,也无法了解那些艺术哲学家们所提出的理论思想的演化轨迹和内在联系。所以,弄清这些观念基础和思想脉络很重要,它是了解和通向《史诗诗学》的宇宙诗学或生命诗学的必经之路。时间、空间和数是宇宙模式的三大概念基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奠定了宇宙诗学的基本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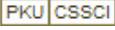
(阿拉德尔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刘大先】

^①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第 90-127 页。

^② 同上,第 78 页。

巴·布林贝赫蒙古史诗诗学的宇宙模式论

作者: [阿拉德尔吐](#)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刊名: [民族文学研究](#) 
英文刊名: [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
年, 卷(期): 2013(4)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mzwxj201304005.aspx